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明志録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春秋明志録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明志録十二卷明熊過撰過字叔仁富順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司郎中過嘗注周易專以明象數為事論者與來知德並稱葢不主先儒舊説者此書亦多採撮舊解各加辨駁大㫖在於信經不

信傳自序謂道存乎志志明諸言故以明志為名其中於公穀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左氏傳為尤多如以邢遷於夷儀為邢自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為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人執虞公為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以歸以甯母之會齊辭子華為不實以洮之盟謀王室為誣說以用鄫子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

公為卓子之謚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並
未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以衛石惡為孫氏
黨非甯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
鉞狗軍之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屢見牴牾又
如以郭公為鳥名謂紀異如螟蜮之類以梁
亡為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
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有用思太
過之失然其得解之處往往詞旨平允大義

炳然究非他家摭拾空談者可比故卓爾康謂其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視所作易注近實多矣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明志録卷一

明 熊過 撰

隱公

魯本侯國姬姓系見史世家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奄宅之故地也隱公名姑息恵公妾聲子子在位十一年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周道衰諸侯莫之適從僭端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非特黍離之降也邪說交亂是非不足盡憑

而詩之教亡其所繇來寔在平王之世平逮隱而没治之故自隱公之簡始學者觀王伯升降之際聖人反正之幾權得矣非天下之至神曷能與此乎

元年

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元非正也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然後歸寧有踰年改元者哉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公即位者正也魯自改年而紬周之年非也史遷自真公濞

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真公當夷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趙子常言諸侯既殯嗣子柩前踰年正月朔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失之矣而元儒吳立夫顧謂史官志人君在位久近紀述之常體非以爲重事其說則曰秦惠文王立十四年稱王秦史改元魏惠王三十七年稱王而汲冢竹書改元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書其侯王元年淮南鴻烈亦

稱淮南元年始先秦時本重改元如立夫以爲非重則秦魏稱王何爲又改元年史官紀實寧有未改元遽稱疑年者若太史淮南則緣春秋而誤不可謂諸侯可改元而引以爲證也衛世家獻公出公皆稱後元則益悖矣不然則黜周王魯疑春秋者亦何過哉

春王正月

書春而繼以王王者所以奉天時也王謂周王也書王而係以正曰此周王建子之正而異乎夏商者也

周正月可以爲春乎春蠢也陽氣蠢然動也陽之始生亦可謂春也書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既戊午師逾孟津周歷太初三統四分章昭班固皆步得次日己未冬至冬至之月稱春自武王革命之始已然故孔安國曰月改春自移然則非孔子加春於王月之上也禖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日至冬至也正月而日至周改月矣周禮亦稱子月爲春而寔非冠以夏時也按殷人鍾銘唯正月

王春吉日加王於春是時月稱王三代一道以證王者改時月也然亦爲與春王書異遂謂春不可改亦過矣彛器史法偶不同非春不可改也三統之建恊於三易人統首艮艮寅位也地統首坤天統首乾乾子位也孔子曰其文則史故春王正月者非孔子欲行夏時輒敢更也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月以仲冬月爲正伏生有所受矣　隱之不書即位者胡子曰內非承國上不禀命諸侯扳巳以立而遂立焉春秋

首絀隱公以明大法也若是乎聖人之權乎且聖人必以書不書爲褒貶則桓之弑隱宣之殺惡及視聖人何爲書其即位乎豈以桓宣視隱當末減乎抑春秋之所託始姑假隱以定法則聖人上下其手何異舞文而人之羅法者有幸不幸本不足據爲定乎莊閔僖之不書即位又將何說乎聖人之於春秋本不欲没其實而善惡自見公穀之說乃曰成公志是雖異絀隱之說而以爲削於聖人可乎禮先君始歿嗣

者稱子入春秋則雖有力者或先人以奪人心而定之位如齊頃未逾年而稱公鄭悼未逾年而稱伯則皆不待改元而即位也或疑十二公非擇而書即位也葢諸侯每用周正繼立立於君薨之月不待踰年者孔子削而不書恐亂夏時亦誣矣柩前之位辭稱哀子而主喪者即逾年臨羣臣之人也曷爲不待改元而即位乎仲子者桓母也手有文焉爲魯夫人而惠公再娶以夫人禮之非矣隱母聲子實攝女君故

當時以爲疑者遂私有翼戴使隱不俟逾年而即位
一年不可二君故其元年不得更書即位耳故沙麓
齊履謙謂其即位於歲前與桓莊僖元年不書即位
者同也左氏不知而曰攝誤矣季子甚信齊氏之言
嘗以為是但其以仲子為隱母則亦强解辭費不
必然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三月者周建寅之月近蜀湯氏爲建辰之月是不知

歴數不讀漢志矣魯元侯也而稱公僭也自侯以下
葬而稱公耳詩泮水曰魯侯戾止閟宫曰魯侯燕喜
如是而已儀禮公食大夫五等諸侯同稱公周禮之
末造而改竄以成其私者也春秋私盟于是始及者
穀梁子曰内爲志焉爾不日史詳畧也邾曹姓出自
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後挾于邾子爵
國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當嶧山之南北界于魯而
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縣之間縱廣踰于五十餘

里矣西自邾瑕以至沂東即今濟寧至沂州之境橫長三百餘里勢不得爲魯附庸意小邾嘗附庸于魯而誤加于邾耳小邾亦邾所分地爲郳城近嶧縣儀氏與徐儀楚陳儀行父同父名與孔父同邾大夫也黎氏言當與邾子克别是一人吳立夫信之然又因莊王弟子克字子儀疑之非也故湯氏謂如家伯家父然以爲家臣之老則亦非也邾五年伐宋桓十五年來朝俱人之十七年書儀父莊十六年又書克則

人非儀父儀父非克矣即曰諸侯不生名附庸之君字也則卒稱邾子而生何用去一子字耶古者天子會諸侯使聚盟方岳者必割牛耳盛以槃而以敦盛其血司盟之官北面讀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戎右傳敦血以次授當歃者含其血乃坎牲加書而埋之蔑之盟無天子之命也隱初即位而亟盟鄰國之微者斯已無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國名伯爵宣王封弟友于今華州爲故鄭後遷虢鄶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開封府新鄭是巳伯謂寤生段其母弟也鄢今鄢陵段以罪絶屬籍不書國討而專目鄭伯左氏曰譏失教也克者如二君之辭見段之有徒衆也趙氏企明所謂幸辭詩叔于田大叔于田皆刺段而誤以爲刺莊公謂失教成于殺可也以爲罪重于段非訓也以君臣兄弟之倫治之君不君兄不兄而其臣若弟不可遽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臨諸侯眕于鬼神曰天王宰氏咺名王朝上士中士例名非冢宰貶而人之也季氏謂元士攝冢宰亦非也惠公隱父仲子惠公再娶之夫人而桓之母也穀梁謂孝妾惠母蓋因桓公成風而誤也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車馬曰賵所以助喪者隱新立不朝而天王反舉卹典天王失所以爲天矣仲子再娶之夫人則何以單舉姓字乎仲子生有手文曰魯夫人于是

元妃没有聲子繼室而又以夫人娶仲子故異時宗人釁夏曰孝惠娶于商此禮則有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此其實也而春秋以王制治之不與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春秋故正之不與惠以爲夫人也而一施之過矣然必以爲妾使若媵然而曰平王忘小弁之怨不念伯服之于周而反啟桓公之于魯則于事實亦少謬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魯初合也內稱及宋子姓公爵武王封紂叔父微子于今歸德府是商墟人者列國大夫卑名氏不登于策非貶也宋紹興中韓璜幾人表鄧名世及元祐中張子平撰人譜凡三十八國諸侯大夫千七百六十五人中稱人者四百皆是也宿風姓國男爵今宿州經畢國爲盟地國主與在焉是時齊鄭合而魯有內憂故使微者密其跡遠結宋而盟于其附庸之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王臣私交之始也祭本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今鄭州東北一十五里祭城實管城也祭伯畿內大夫祭公之族啖氏謂伯字非爵也祭魯同出而私來魯人以王臣禮之王臣無私交也伯何以知其非爵逮莊公而祭叔來伯叔皆字也若儀禮既冠而字伯仲叔季惟其所當則為行次檀弓五十乃稱伯仲非也

公子益師卒

稱公子貴戚為卿者也益師孝公子惠公弟書之志戚也禮王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于卿大夫士小斂大斂皆親臨之將葬弔于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服也故大夫卒史必書之不日者傳謂公不與小斂葢卹典厚薄君臣始終之義在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大行人時見曰會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天

子宗伯所司也以會禮會諸侯僭也會戎甚矣不朝王而會戎其爲倒施又其甚者也詩曰戎狄是膺戎昆吾之後已姓在今曹州南近宋是周公所膺也魯公就國常與淮夷同征隱公不能繩祖武而輒行會禮斯已弱矣諸侯盟會爲壇基三尺堦三等公上侯次伯子男下升降揖讓稱先君相接戎來朝則坐之門不與諸侯齒也安得式序在位以爲會乎潛魯南鄙近戎地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巳姓子爵少昊之裔武王封玆輿期國于成陽今青州府莒州是巳地與齊相近向姜姓炎帝後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寰宇記居河陽軹西北酈道元指軹南者宋人定爲容之莒縣南七十里非是杜元凱指爲譙國龍亢東南向城則益遠非所利之國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若是則破其國都俘

其人民莒之罪也然入罪小于滅此實兵不再舉奄而有之矣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稱莒地宣四年公及齊平莒及郯莒不肯公伐莒取向向係莒則向實滅而書入何也赴以入以入書之耳故曰其文則史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也可謂得竊取之義矣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公子展之子未命大夫也從將尊師衆例書極杜氏曰附庸國或欲通極劇字曰今贛榆縣紀障本紀故封劇縣地紀遷其地遂爲魯附庸莒入向無駭遂得入極也凡爵命出于天子大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命氏者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以王父字爲氏請于君而氏之也趙企明曰左氏謂無駭卒羽父爲無駭之子請族杜氏不達以爲爲無駭請非也然曰公子公孫皆

生姓之無駭非終身無姓者聖人惡其專兵去族以示貶愚謂氏族一也姓者百世不易公子公孫不可指爲姓也無駭與挾翬同皆隱未爵者也陳氏曰春秋之初魯有無駭挾鄭有宛詹紀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吕大圭曰内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内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帥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

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貜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句繹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戎請盟約期而往也唐魯地今魚臺縣故方與縣有武唐亭戎來不拒足矣與之盟非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姜姓侯爵炎帝之後輿地廣記國今青州壽光紀

城實古北海劇縣鄭樵云紀後遷劇所謂郚劇云紀劇聲訛鄭所言良是第不知遷劇之紀在莊公之簡不當輒言于此耳緣壽光西南三十里爲紀城其又西爲東安平即紀季所入之酅又西北且百里爲東莞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其遺幣以先人之禮行之公羊謂辭不稱主人非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于堂周于户然諸侯則于館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始出疆越境而使卿未爲非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惠公之女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特相盟之始紀子帛者啖助程先生皆曰闕文

紀本侯爵而稱子則其稱子闕文也或曰子帛或侯

字之誤按左氏子帛即子伯益逆女履緰之字密今

萊州高密近紀之邑閶之趙企明曰紀自入莒有窺

魯之心紀子伯往來莒魯之間于是道與莒子謀于

客爲魯謀也周官有調人諧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惡則諧和仇怨聖人之所與也故履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其後八年而爲浮來之盟莒魯以是交好葢紀新昏于魯事必有然者然何待八年乃盟浮來其序于莒子之上者或曰比内大夫或又曰主盟此本闕文不假迂曲莒小于魯雖能入向何敢遽至窺魯魯史書法有定繻雖可褒褒者在事何緣獨以字進左氏亦豈可盡信其誣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左氏以爲仲子誤者曰以三年喪畢考宫祭告知之然安有元年先歸賵至二年而後薨者耶郭定襄以爲左氏誤仲子爲夫人是也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國今淇縣負淇水面百泉古衛都河北朝歌之東康叔始封之地也其後成王伐殷以武庚

餘民封康叔君故殷墟朝歌始併入焉而盡有三監之地世家謂封措加地耳季氏謂武王伐武庚非事實也段之亂其子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于是鄭人伐衛鄭伯克其弟又不字其子而擅相伐其惡著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書月者于春之下則必係王以大一統或事應係時而書則其下月與時文不相屬不得復係之王

矣何休謂二月殷正三月夏正存二王之後統其正朔非也書稱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者于其國所謂之杞得夏時者耳王朝大一統何爲存之耶正朔亦豈在禮樂中耶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然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之盈縮損益四序不同冬至後爲盈初春分爲盈末夏至後爲縮初秋分爲縮末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

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然不可正視由測晷景或以金水二星及月食之衝知之至月行古歷平行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皆謂近日而疾遠日而遲今課月與天會爲一轉入轉疾初日行十四度六七六四從是漸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其疾日損入疾末限又歷七日行十二度空四六二損其所益而無餘乃復行遲初限又歷七日適及平度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

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入遲末限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六七六四盈者亦損無餘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歷日為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不知轉分進退時各不同至日月之蝕乃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當望則月為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月曰白道舊謂九道出入黃道一周為交周其日道距赤道遠二十四度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

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南向者恒内北而外南月道出黄道外爲陽入黄道内爲陰月當黄道爲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黄道外六度在赤道内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黄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復當黄道爲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黄道内六度在赤道内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黄道内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是爲四象二别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周歴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

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歷内冬至在陽歷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歷外冬至在陰歷内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白道二交有斜直陰陽二歷有内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潤故其差亦異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經朔應二十

九日五十三刻空五九三而會然月在疾度日在盈限則先經朔而食月在遲度日在縮限則後經朔而食陽歷限六度陰歷限八度以躔離朓朒推演加時本距交遠近考求食分又以入氣盈縮入轉遲疾参伍合朔之正則古法謂百七十三日有一食未盡也夫春秋及漢及元有連月食者將以何盈縮定度哉日行先在黄道裏依限而食者多月行先在黄道表依限而食者少上古陽盛雖會而恒不食大戴禮誥

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楊敬仲謂堯舜禹之時歴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其言是巳然曰歴家嘗以可推步者為衰世之術豈達于天者哉叅同契曰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易通卦驗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晷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晷進為盛退為縮以分陰陽壯弱也然則其食當于合朔而不稱朔何也姜岌按春秋日食云是歳二月巳亥朔

無巳似失一閏三月巳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授時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今予友劉敬仲先天推得交分五十四刻九空九二入食限耳然則杜氏長歷推此月之朔爲庚午不但司歷之失食耳辰之弗集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左氏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自責豈徒修其文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於是平王崩立太子洩父之遺子林為桓王不奔喪諸侯不臣也不書葬魯不會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而歸含襚賻賵春秋歷十三王桓王子莊王莊子僖王襄王子頃王皆不志崩謂王室不告者是季氏謂三王實不立以嗣王故追稱而史誤序于為君之世考之經世歷年莊以甲申嗣位已亥崩僖以已亥嗣位甲辰崩頃以壬寅嗣位戊申崩俱非疑年而季氏以為誤其不考甚矣經世之

書即卦氣以驗人事非茍焉而已者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云君氏葢聲子隱公之母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云禮所謂攝女君者是也　其不薨無赴哭祔姑之禮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然則定姒定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君氏是昭于定無隱桓之已嫌也二氏者以為尹氏雖王臣于魯為外大夫不卒其卒者必有故若劉子主召陵卒書劉卷矣穀梁子謂天子崩尹

氏主魯馬隱而卒之信則私情耳其謂以爲王子虎之類然而王子虎名春秋之法惟天子及魯侯崩薨不名其他善者乎即其惡者乎無弗名矣其弗名史失之也今尹氏之卒也將爲一氏俱卒乎其大夫者實卒乎氏所同而名獨也一人卒而舉其同其于義蓋未知其爲善志也茍曰書氏以見世卿之强則後之强者多矣其遂以得國者亦多矣而不氏何必于尹也獨立斯義乎春秋王卿士卒不日而尹氏

何獨日乎夫尹氏尊之不天子也親之不魯侯也何獨不名而舉氏而日卒乎然則世卿實可譏也其如君氏實非尹氏何哉金氏曰魯有尹氏隱公所困之地所謂鍾巫尹氏者夫尹氏爵位不著亦法所不得書也聲子以君毋而舉其繼室之號以卒之明隱之異于他庶子再娶非正則桓非適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命也不稱天王桓在喪未有

命告也其求賻志諸侯失供喪紀也胡氏曰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不足以討而反求之以是為失道也王貫道有言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喪事有缺則臣職不供甚矣魯安在其秉周禮也包茅不貢霸主至興師而責之武氏子之求賻豈可責也此亦如窶人子矣窶人子故巨室也以其臣僕之不供而遂窶今將責窶人子之徵賦而不責其臣之無藝得乎杜氏曰不

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得其旨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于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曷爲卒外諸侯而内書薨内薨者臣子辭也外卒者從赴也赴而曰卒臣子辭不可一施之也史因赴而書孔子因赴而修故曰其文則史非黜而書卒也畀不備禮則不日赴不以時則不月或不告或告而不往則不卒著交鄰之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姜姓侯爵本四岳呂侯之裔尚佐武王封今青州府樂昌縣古營丘也傳六君至獻公而徙臨淄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葢其事耶侯謂僖公禄父隱之世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再春秋前于是東諸侯始嘗會于虗有合矣齊東濵海鄭近在畿内距千四百餘里鄭莊欲挾馮謀宋而宋魯睦故親至齊地而要盟焉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忘宗盟而先齊葢石門

古濟北齊地今爲東平之平陰鄭以齊地主又爵高而私尊之是齊伯始基而王伯消長之幾在此陳君舉謂有關于天下之故是也盟先主盟聖人約史之法與載書異衛子魚道踐土之盟先晉魯鄭而後齊宋莒載書之正法也其後叔向子產向戌皆諸侯之良號能獻禮不能舉隱公告薛侯之禮及子魚稱踐土之書宋盟楚人遂執牛耳憤哉或曰聖人約史固異載書乎曰書公及之類是已書公及異載書則正

事情以見實

癸未葬宋穆公

趙子常曰天子葬日不及禮不日諸侯葬月不及禮不月此葬日與夷感穆公立巳而侈僭也胡康侯曰諸侯五月而葬同方岳之盟者至或葬或不葬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當作紀莒入春秋首帥師入向而天討不加也于

是再取人之邑焉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子産言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數圻侵小所致葢滔滔皆是故自桓十四年宋取鄭牛首而後無書者矣季明德言牟婁紀邑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南界于莒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于此無邑本紀杞字近而誤杜氏不察因謂杞併淳于遷都焉淳于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南界杜因此通誤按女叔侯告晉平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昭三年椒舉曰商紂爲黎之

蒐東夷叛之黎今河內近衛則所指皆近地非青州東萊之夷也又釋例土地名淳于雍丘雖郡別竟連則季說非但此時尚未遷淳于耳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莊公之子也不稱公子未爲卿非削其屬籍也是故許止蔡般稱世子商人之徒稱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爲卿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未爲卿也未爲卿而能弒其君則以其有寵好兵而莊公不禁也

學者習讀而問義察所由來可知教子之法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咲叔佐曰遇者諸侯倉卒相遇其禮簡畧但致恭敬而退本無所謀是也宋殤忌馮在鄭秘其蹤跡約其與國私會于清以嘗鄭清鄭地詩清人之地是已杜指爲衛地以東阿清亭當之不知東阿齊地即所謂齊王烹阿者不得爲衛邑李明德以水經定爲魏地在今淇縣清水合淇水入衛河處南近牧野皆非也

宋魯之會衛方有弒完事在三月十七日戊申去遇期不遠州吁亦必不敢釋位遠出傳亦無明文其同伐鄭乃後來求寵之謀或窺二國相遇之意則未可知耳然今書衛人則州吁亦未敢出也況是遇乎不得豫指衛人之同會也王道衰伯者未作弒逆横行莫之討而自謀其私也害哉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陳嬀姓侯爵武王封舜後滿于陳

國今陳州古宛丘蔡姬姓侯爵文王第五子叔度之
子仲繼封今汝寧上蔡縣也宋人摟諸侯外以定州
吁而内欲以除其所惡不義甚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于是大夫始敵諸侯諸侯之師再舉也翬不稱公子
隱不爵大夫也公穀二傳謂貶者非若翬以與弑而
先貶至桓三年返稱公何耶翬以貴戚隱授之本兵
柄而不疑于是翬之弑械成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人衆辭謂右宰醜傳誤也濮衛地謂陳地傳誤也詩擊鼓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即春秋伐鄭之師也衆仲以州吁安忍阻兵衆叛親離料其難濟已而被執于陳使右宰特蒞殺耳故殺州吁地曰濮石碏使羊肩別殺石厚于陳故地曰陳傳有其文而經著其實耳杜預不知因賈逵以濮爲陳李明德又不能明觀傳文而肆辯城濮宛濮非也陳氏曰五國之諸侯不

能定州吁而殺于濮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之有臣子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莊公子是爲宣公左氏曰衛人立晉衆也晉逆自邢不書入若小白之志欲也諸侯世子誓于天子而立之繼室則朝于天子而命之爲有擅易如是者乎趙子常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又爲之會伐以定之國人討賊立君而聖人予以權非矣周衛非遠

告請非難命討事異烏有權也

五年春公矢魚於棠

君舉必書存策書之體而善惡自見矣棠今魚臺縣古方與出國都遠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稱公以神明治之尊之也此古聖人通幽明鬼神之義也陸淳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其言非也汪仲裕

曰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謚不當其行可
也號爵不同彼烏知之哉
秋衛師入郕
郕姬姓伯爵文王子郕叔武所封國在今濮州雷澤
東其北爲衛地東爲鄆魯濟西田近地也若懐之武
陟則隰郕之郕矣與衛皆文之昭
九月考仲子之宫
桓之弑隱啟之也禮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築宫桓一

公子耳隱爲其母宮以成其邪心故桓之弑隱自啟之

初獻六羽

魯僭八佾于羣廟舊矣周禮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而仲子獻羽羽翳也爾雅釋言曰纛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析羽而注于首羽輕舞便于指揮凡舞必先羽而用籥始奏以文也執干戚者綴行而繼進復亂以武也按詩簡兮方將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則萬羽爲一公羊云萬者干羽者籥止因獻羽之文昧萬舞有籥羽矣且婦人祔夫無别樂别廟之禮仲子妾廟小祀而用羽非舞師之義何休謂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亦不知始進復亂節奏之詳且衆仲對羽數舉天子諸侯大夫皆曰羽亦不因其無武功而名之也六羽本非仲子所宜用故曰初獻程子謂見用八之僭而不知用六亦仲子之僭也左綿趙氏曰隱公以爲廟外立宫不可同宗廟之禮殺而用

六是隱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而惑于先君之邪不能正也其言是矣而不知用六亦非也

郲人鄭人伐宋

郲先鄭主兵也趙子常言大夫自以其班非也李明德不信郲人釋憾之言疑爲鄭莊告郲之事過矣

螟

蟲食苗心葉根節者别爲螟螣蟊賊春秋書螟者二在隱一在桓其後凡十一書螽而已葢輕者不勝書

矣螟輕于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孝公子惠公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今許州北五十里縣也蓋鄭東鄙地陳君舉曰

伐國不言圍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爲

重也

六年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致平意而實未平其輸平平暈會伐之怨胡氏謂離宋黨是也輸者有所納之辭趙企明疑致祊田據左氏釋狐壤之憾耳鄭以虛辭致而不歸魯人察其情故不從宋亦不救鄭中立而有所要與宣十五年宋及楚平昭七年燕及齊平定十年十一年及齊平鄭平書法異矣陳君舉言鄭輸平志諸侯之合非事實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山今沂州西魯地漢志註臨沂縣當是也春秋之初齊鄭黨也于是鄭長葛方圍齊爲是會以謀之陳君舉云鄭方交惡于王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亦近之而非實也

秋七月

公羊子曰春秋雖無事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也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弗能保有赴愬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人強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為莊十二年叔姬歸酅張本

滕侯卒

滕姬姓侯爵國在今兗州府滕縣文第十四子叔繡之後滕侯卒不日無名公羊子曰微國也春秋未有以微而不名者也穀梁子曰滕侯之不名用狄道也

夫其用狄道也則何以不名吾謂穀梁葢臆也如穀梁則宿男不名何解哉謂宿男微不登盟書庸詎知滕侯爲同盟哉或稱陸氏春秋有不盟而書名者何也曰國之史册凡諸侯有告命則書然必因其所赴禮篇所録赴告之辭云寡君不禄而已左氏薨赴以名趙匡極辯其妄是也若史逸其名者盟書既以不考赴書又本不登故滕宿皆不能著其名也乃後有書者則去孔子近載籍又足徵也不然則後之不名

者何鮮也左氏以禮經同盟稱名薨以名赴莊元年陳侯林卒左氏又以爲未同盟而襄會陳侯實同伐鄭將會者未必盟而名不名又不係盟不盟乎二說皆闕乎義矣蓋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聘告名于簡牘趙氏所謂卒赴則按而紀也久而或亡則馬所據乎謂世久近似是也乃胡子則詳葬義而名否因宿男見例謂不赴以名而孔子特書之有見于赴而無見于辭禮春秋之義微矣

夏城中丘

中丘在今沂州古臨沂也在沂水之東東爲向北爲鄆南爲郯則西逾沂水距魯已三百六十餘里近莒之邑也葉夢得曰魯之城多出于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耳今屬辭以觀其本末莒入向則魯疆場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其力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盟以黨鄭也其稱弟子之義胡氏備矣或謂聘本天子所以諭諸侯之志者齊恃強而僭行之然周禮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有行之者矣殷中也比年使人以意相問曰小聘三年大聘諸儀文稍盛于問陳祥道謂三輔人語輕財曰聘或然也故殷又為盛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則有禮葢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王制所不禁也顧其時諸侯之修邦交者魯史無自書之而獨以

其接我而書然所交已非禮之初意矣

秋公伐邾

無王命稱伐罪也棄蔑盟而黨宋以動鄭比事以觀不足誅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周聘之始凡周公第二子采邑今衛輝府輝縣古汲郡共縣也魯不王而莫之討猶聘而撫之以爲非時聘之舊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變執言伐公羊傳曰不與夷狄執中國也楚丘魯地今曹州東南界近巳氏戎者凡伯失節魯不脩方伯之職則胡氏義備矣顧曰衛地誤也穀梁復云伐凡伯者衛而聖人書戎則不惟 缺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特相遇不書齊將平宋衛于鄭而宋請先以爲不誠乎瓦屋之盟也垂曹地在今曹縣北當宋衛之間

而界衛南以水經考之杜謂衛地誤也曹方附魯而鄭輸魯平故隱秘其跡以遇禮行之宋猶未釋于鄭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今沂州費縣東南地近魯鄭莊欲離宋黨故以賂餌魯呂大圭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其事是時鄭方結魯非魯結鄭其言是已豈左氏見假田之事誤合為一耶入者猶言納也趙氏指為歸入之言

不當入也祊者鄭受之天子而魯可私受乎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之之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宇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于是始宋衛欲致齊以絶鄭故爲此盟東諸侯之交始盛程子曰自是傾危之俗

成民不立矣尾屋即定八年尾亭季氏謂南燕地之近衛者杜元凱謂周地非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者我所欲也公將黨宋圍鄭親至莒地毀列而與微者盟此吾君特會外大夫之始故謹志之也杜元凱曰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于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書人名氏不得見然謂微者不

嫌敵公侯非也浮來張洽曰莒地今志在莒州西三

十里杜以爲紀邑亦非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太夫名而不氏别于貴卿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其後

爲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趙企明曰郎今之單父魚臺單父宋地則郎逼于宋者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擣虛故盟莒人固其東城郎備其西事或然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

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即大行人所謂命以征討之事者諸侯不得專征討何爲而有會乎將謀伐宋即魯會防防魯北鄙近齊之地杜元凱以爲瑯琊東南則非齊魯所由之道高抑崇指兖州金鄉縣界則宋地之近於緡者齊魯方欲謀宋亦不應先至其地也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然經文未見以卿士書鄭伯葢左氏傳耳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曰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稱公子猶未爲卿左氏以羽父先會齊鄭貶不書族非也此中丘諸國會稱君伐稱人會者君而微者從翬陳氏謂前目後凡非也高氏謂齊渝乕屋之盟鄭爲兵首亦非也中丘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

宋之東鄙暈帥齊鄭由東道入宋正兵也宋鄭交怨兵連不弭書先齊者鄭嘗以爵尊齊也春秋魯史故得先大國書及内辭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胡氏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菅宋地北鄙自郎而西以達于菅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家鉉翁謂公自出奇兵是也其日甚之也初暈會師伐宋已而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宋地也壬戌公敗宋師于

菅菅宋地杜以長歷推無戊申孔定爲戊午是也然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則非矣此奇正之師耳地近日又近豈後期哉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受之於師曰取穀梁傳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也郜姬姓子爵文王第十一子所封今兖州城武縣有郜城爲北郜郜之所居在城武南爲南郜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抑崇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宋衛乘其虛而入之趙子常曰外入國有以來之不月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今睢州考城縣古外黄居鄭北鄙趙企明曰三國入鄭不克故移兵伐其附庸鄭伯出兵乘之戴鬬其前鄭扼其後取三師言易也此如取鄭師于雍丘取

宋師于郜之類非取戴也然日聖人幸其勝表而爵之則又不然實鄭伯故書鄭伯三國將卑師少而鄭伯親將胡氏謂以寡覆衆亦非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魯濟西近邑其北爲衛濟逼單父單父宋地戴以鄭附庸宋挾蔡衛以伐之郕宋衛與國齊人黨鄭伐之宋鄭交惡而及其附庸與國其怒與色可謂失所施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來朝之始薛任姓侯爵黃帝裔孫奚仲之後禹所封也國今滕縣東南滕薛南隣宋故宋人嘗曰滕薛吾役也周制諸侯朝覲以命數爲節小國不能供故朝以求降然朝者朝事之名本諸侯所以事天子者而諸侯世相朝亦周禮行人邦交之儀故曾子問有告廟命五官之文葢其事也凡朝必以禮接于廟非諸侯不言朝禮與朝天子異矣魯侯朝而稽

首于伯主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齊侯稽首于魯君魯君拜齊人怒魯人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于周禮司儀諸公諸侯伯子男相爲賓則有禮則是相朝以繼先君之好賔禮接之而已春秋非惡其朝但志其非世傳言滕薛爭長亦非其禮見也闕述職而私相朝聘則胡氏備其義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時來今鄭州滎陽縣釐城許姜姓男爵炎帝裔四岳之後武王封文叔于許國今許州鄭長葛近許而宋取之意許必有暱于宋且欲許田也故啟魯為時來之會而連齊入許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葢魯君薨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不書

葬者魯之臣子赦于邪說不成隱之爲君趙子常謂不以君禮葬也左氏曰不成喪是矣公穀皆以賊不討不書葬然不可通于蔡景許悼矣所謂義正而事失眞者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明志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明志錄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騂

春秋明志録卷二

明 熊過 撰

桓公

惠公子隱公弟名軌史記一名允弑凡自立在位十八年謚法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

即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

正君臣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其禮如伊尹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者朱先生謂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是也然柩前之位所謂即位而哭阼階之位亦止行于廟中與正朝之禮猶有不同未受黻冕自難以士服臨朝康王之誥曰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内應門内王之治朝而可以麻冕彤裳臨諸侯乎王世子未受命即成爲君諸侯世子雖誓于王君薨猶必親受命也借吉行事必待踰年故冕

服見祖太甲于元祀月朔逦行之先儒謂始喪即行朝廟即位禮者亦考之不詳也桓繼隱而言即位穀梁子以爲與聞乎弒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垂曹地鄭適魯之道垂之會請許田也公羊子曰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許田魯朝宿之邑田多邑少稱田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從而爲辭焉孔子傷其獘曰利而巧文而不慚小人之過必文春秋著其事

見王風日趨于變且以志鄭莊之爲欺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傳曰及者内爲志焉爾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杜元凱曰越近垂地名

秋大水

啖叔佐曰凡水旱皆書時者爲其久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子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

義也公羊子曰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

父甫通男子之美稱故父名嘉字也杜氏言稱名以

罪妻出不擁蔽其面既不知傳家附會之誣又不知

君名于上臣不可字亦無緣與仇牧荀息書法異也

公穀及先儒皆以善孔父書字違經義矣趙企明曰

父孔子六世祖不敢名也春秋孔子之家史非若太史氏修于國故可諱君親一也王猛不諱而諱孔父乎何謂臨文不諱乎趙子常變其說曰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則益疎矣劉巻非天子三公乎從胡氏

滕子來朝

元吳立夫論杞曰春秋列國杞爲難攷立四義以辯卒莫之定也滕杞等耳胡子惡其朝魯曰降而子以狄之其求經亦太深矣聖人不以一罪及人之子孫

然滕之書子嗣是迭出豈波及于其後若申韓之敎乎書來朝即所以治之乎之變不可攷矣以子產爭承例之殆自貶以從殺禮耳趙企明衍孫明復之說曰大國爵不過公侯小國自嫌相抗非利故杞侯以侯爵來接即有入杞之師以討不恭則謂滕自貶者深中事情矣或曰滕之子趙匡謂居喪稱子是故七月杞侯來朝不降胡子謂杞爲紀不過証滕子爲貶耳以杞爲紀則九月入杞經有明文左氏固以爲不

敬致討則非紀之誤明矣胡子求經何其臆决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宋地諸侯之會自參以上必言故其義胡氏備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此宋之賂受之于會其義胡氏備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義見滕子來朝下杞姒姓公爵武王封禹後東樓公
國今開封杞縣古雍丘或謂唐侯堯後陳侯舜後獨

宋以易姓相繼微子之德特崇其爵建爲上公夫三恪之備以神明之胄耳豈私其相繼之故耶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楚爲中國之害于是始是時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故漢東諸侯爲此會也鄧蔡地頴川名陵縣西南之鄧城趙企明謂曼姓侯國今襄陽府鄧城楚婚姻之國故二國託焉近是胡康侯曰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跡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

九月入杞

左氏曰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盟唐而致者桓公以得與戎盟爲幸久而歸行飲至之禮危之也

三年春正月

不書王缺文也杜氏以爲不頒歷劉炫規之今胡氏取爲傳者是以穀梁以爲桓弑君無王胡氏信之然

天下不獨桓無王也若云孔子因魯史以立王法凡天下無王者以類誅猶可也二年春與夷之弑定十三年之薛弑其君比何以不相同乎十年書王以爲正曹終生之卒五年陳侯鮑卒赴以二日謂長歴大衍步推不在一月故不得質言書王與其正猶可也十五年何以不正天王之崩十七年何以不正蔡封人之卒乎豈謂事不在正月故不書王乎春秋書王本以大一統不謂王之能王也况王月實非魯所能

私哉其後趙子常少變之然無能改也胡氏別爲之辭然至二年書王則無以自解宋萬趙盾宋歸生之弑而稱王矣

公會齊侯于讙

讙齊地今泰安州界内杜氏曰以國君娶夫人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此志齊衛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黨鄭衛黨宋會稷之

後宋鄭平矣二國固無所釋憾也故胥命者比周而
相推長焉於是乎齊僖稱小伯而詩之式微黎以方
伯望衛矣齊桓之糾合不待致伯而行其事則僖開
之而桓習其舊也豈天下之細故哉推伯不已凌夷
之勢有齊魏相王之漸陳君舉王伯厚于經爲合自
公穀以爲近正而古荀卿子遂曰春秋善胥命卿之
學穀梁氏之學也趙匡曰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
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賢君又無殊異之

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耳則趙說亦未盡也

蒲今在大名府長垣縣界古陳留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姜岌以是年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與大衍同授時推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杪先天得交分二十五刻

七五一八食限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稱公子始命為卿也越境而遣卿禮也胡氏譏之過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據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左氏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

則諸卿皆行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然則送女踰境非禮也譏今寧陽西界地則入魯境矣不言夫人者

公羊子曰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也陳氏曰已去齊故不言女未至魯故不言夫人也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曰致夫人也

有年

公羊子曰有年以志喜也不足者示人有餘魯桓得罪于天侈天之賜以自慶史據實而書孔子不削以示譏乎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守也張羅驅逐守取之名爲田苗除害則蒐索取之曰蒐蓋搜而擇之去其害者而已獸多可殺曰獮以其捷也則謂之獮皆一事之通名周禮大司馬仲

春而教振旅平列陳辨鼓鐸鐲鐃之用遂以蒐田祭社仲夏而教茇舍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以享礿仲秋而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以祀祊中冬而教大閱則合三時之所辨者而皆辨之遂以狩田以享烝其義胡氏備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者何宰夫也夫宰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若宰周公則太宰矣何則未有中下大夫而公

者也其知糾宰夫者公羊以爲下大夫則宰夫之宰非冢宰矣渠氏也非邑也伯糾者説公羊者以爲字鄭箴膏肓名且字非也伯非爵也儀禮所謂二十而冠字伯某甫者是也王朝大夫未爵書字也何邵公説公羊曰老臣不名知其非名而誤也左氏云父在故名然仍叔之子有父在焉而不名且稱子令伯糾之不稱子安知有父乎無父乎胡氏以爲冢宰伯爵斯亦不攷諸前聞而私爲之説矣周禮宰夫凡邦之

冢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則咺之來周以宰夫之職使之也宰非冢宰也其與伯糾名字不同者王朝上士中士稱氏名下士稱人故趙子常以例定之曰宰氏咺名趙企明曰小宰士大夫兼之故名咺則其考于周禮益疎矣咺以宰氏伯糾以宰官不嫌同辭以法據舊史書之係于來聘而不係于名不名亦非以名字爲宰之高下事之得失也其不討而聘胡氏義是矣春秋上紀天之書也桓四年七年何以缺

二時史失之也胡氏以謂四年之無二時以糾之聘而知王之不復能用刑也是何郤公之遺說也然五年仍叔之子亦聘矣而秋冬何以書也七年之無二時胡氏以謂穀鄧之朝見諸侯之不復能修職也郤公曰桓公以火攻人故去二時二氏之説靡所定矣然如胡氏之例則二年滕子來朝不具四時乎不可通于彼矣如何氏之説則火攻之惡不猶愈于成宋亂乎是故二氏求經之過杜征南范豫章可謂不鑿

矣

五年春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

按杜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日内無甲戌則己丑乃六日也甲戌下按傳先儒疑有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公疾病亂作之事爲蔡人殺陳佗張本趙企明曰甲戌之下闕事也左氏以爲再赴疎矣就使再赴不過再以卒之日赴也豈有一人而二日卒耶公羊

家以其卒不地爲弑按陳侯卒于國自應不地何得
因疑爲殺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欲襲紀也胡氏謂著齊人滅紀之罪紀侯去國之由
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趙企明曰徵兵也仍叔之子云者公羊謂譏父老子
代從政蓋以爲私愛害公選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高抑崇曰祝丘近齊邑葢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而城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之伐鄭胡子曰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自將攻之非天討也夫周之微不振久矣貶爵削地豈肯從令而受命爭彼謂移此師以加宋魯爲天討不知夫鄭

也交惡于周不王已非一日不待奪政不朝而後見其罪也是尚可以稽天誅乎使諸侯翕從遂以夷鄭而周之威令因是復振則于周宣親征爲有光矣烏足深責哉故胡子之言吾以爲不如趙企明之得旨矣蔡衛陳畏比鄭而以微者行無功而還又烏得襃然則祝聃請從之事不必問其有無矣先儒以爲諸侯不可敵王故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亦近乎迂僻矣夫王師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

何惜于諸侯拒戰之事而顧盡沒其實乎奪鄭權當在春秋前入春秋則鄭伯皆以外諸侯書耳王之無天也呂仲木曰省文從讀又曰闕文亦可也

大雩

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爲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爲盛遂名壇曰舞雩有二龍見而雩設壇祈澤常祭也旱而雩非常也大雩上帝用盛樂又非常僭也胡氏義備

矣月令建午之雩則秦制耳

螽

螽蝗屬詩螽斯是巳形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者啖助曰書時者連月有之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者天子圻内之邑河内武陟非隨紋州蓼伐楚之州亦非淳于之州也蘇忿生有田十二而州在焉後

爲周州公食邑隱十有一年蘇叛天子不能有也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以十二邑與鄭而州在焉則州公失采然至是五年而始伐鄭仍叔之子伐鄭而兵端始啟意者仍氏未行州公猶得游偃于州以明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鄭齊衛人伐盟向王始遷其民于郟夫十二邑者盟與向皆在焉觀此則王雖與鄭尚不有至是旅拒以爭而州公之來繼仍氏有徵發耶春秋稱公者惟二王後及三公稱公故州公天子

之三公也左氏不知以爲淳于公輿地廣記遂附會之以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曰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誤矣淳于者酈道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杞併之夫淳于非二王後安得稱公是酈亦縁左氏再誤也魯南連曹西達于周州公來魯經曹衛已從王魯未嘗出師故如曹而六年寔來杜元凱云寔實也承冬如曹之文間無事是也胡子以寔爲名比于失地之君將有其末先録其本亦所謂

度其國危遂不復者誤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劉原父曰大閱冬事也秋興之厲農矣傳謂懼鄭忽

畏齊人而季明德直謂紀求魯援故不因田而簡閱

則臆之而已

蔡人殺陳佗

程子曰蔡桓侯殺陳佗實以私也而書人同于討賊者衆人之公也陳君舉曰公子與太子兩下爭利相殺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之何勿討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古者冢子生食以太牢不食而見冠于阼階死則爲之斬其異于庶甚矣禮內則卿大夫以下子生皆書于閭史故策書大體嫡冢必書胡康侯曰其不書世子天下無生而貴者誓于天子然後爲世子或曰生

不書世子侯其成立可托而後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葢陰寓與賢之意故文公與成黒肱子赤子野皆嫡長而生不書于春秋所謂無生而貴者禮言爲後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往予見季氏申穀梁之旨謂莊疑于齊襄之子故特書之然齊詩猗嗟固以我甥爲詠魯齊之人皆能明微何侯聖人杜元凱謂十二公推子同嫡長孔氏疏之曰文公哀公其母無明文未知是嫡以否據公衡之年成公

又非穆姜所生葢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嫡亦不書其考之詳矣然則或人陰寓與賢云者亦非無見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此建丑之月也據爾雅火田爲狩故詩言在藪火烈具舉月令仲春建卯之月毋焚山林王制曰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然孟春啟蟄而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仲春之田有火獘則許其焚圃草以田特禁其焚山林耳今焚于建丑之月何以書哉高抑崇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吳幼清以非狩地故譏是也公穀曰火攻夫咸丘內地則何以火攻若邾婁之邑則何以不繫邾婁耶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嬴同姓國在今襄陽穀城縣伯爵鄧曼姓商之侯國亦在襄陽北鄧城古者諸侯不生名來朝而名則附庸也穀鄧以諸侯而名者何也胡子以朝桓立義曰惡其黨惡也然而滕紀不名又何以通于彼例也左氏謂賤之名夫降爵成禮如滕紀薛者有矣不敬見伐如杞者有矣史豈嘗賤而名之先王制禮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名其君乎公穀皆曰穀鄧失地之君趙企明因訂之曰穀鄧皆在南陽而逼於楚懼不

見容故越蔡許陳曹宿邾六國歴千四百里而以朝
禮接于魯葢失地而奔者也然莊十六年楚然後滅
鄧此時曷爲遽以失地名之故趙匡劉敞以爲用狄
禮而名之𨿽言非失地而名信足辨公穀矣以爲用
狄禮而名即如杞桓公用夷禮何以不名哉是𨿽亦
妄也或曰穀鄧于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鄧旋爲楚
所滅而穀終春秋不經見以其接我故詳其名是變
一例也葢近之耳缺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泰道靜釋杜駮論云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此夏仲月應書冬烝其書者爲夏五再烝見續起也趙伯循曰周雖以建子爲正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敬授民時廵守嘗享猶自夏焉胡氏不知以爲冬事誤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高抑崇曰謀納后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秋伐邾

趙企明曰隱有遜國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簒弑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桓憒而伐之邾終不即

至迄十五年因牟人葛人之來始與之俱朝焉義之可恃也桓以不義伐之豈必書公書師而後見貶哉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趙企明曰齊將滅紀紀托于魯勢不能庇紀于是爲之謀俾納女于王爲重焉祭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其說是已而謂祭公尊不當行則非矣趙子常曰桓王取后于紀命魯主昏嘗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

定矣既已納幣契成故祭公來受辭于主昏者而往逆后于紀皆禮之宜也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于我故言遂諸家泥于常事不書之說謂書來書遂爲非常于是譏祭公罪紀而議及天王坐以虛文說經而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子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天子后猶曰吾季姜也謂化天下以婦

道者非本旨矣趙企明曰紀姜歸不書以非祭公所

得以也然則文姜毋一國暈寧得以之乎暈祭或以

或不以暈專也據實而書趙氏亦未之考耳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姬姓伯爵國今曹東五十里實古定陶武王封文

王子叔振鐸之地今伯爲桓公也胡氏引周官典命

世子出從朝命之禮謂同急趨王命者耳若諸侯相朝世乃行之非先王常典而使世子攝行豈禮也哉

尸子曰夫巳多乎道胡氏言之備矣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射姑嗣是爲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東阿縣東南桃城也考水經荅濟西魯南界地

西南距衛尚隅范鄆等皆魯邑先儒以爲衛地非也

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會之以間齊而

衛巳由他道先過故曰弗遇若中背公而更與齊鄭

則但常言弗至以見實耳胡氏謂惡失信非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紀故也凡戰以主及客郎以自戰爲文左氏謂伐有

辭魯嘗以周班後鄭䉷而齊衛以應鄭之請則稱戰

三國之罪也然事在五年而今始報耶且北戎在狄
北燕西距臨淄甚遠假能突至亦倏忽爾鄭復去齊
千四百餘里烏能遠為應援而鄭忽柔懦昏庸亦非
安攘之才矧齊鄭入紀之後魯欲援紀不親齊者已
歷六年何由魯又至齊而為之班事不經見左氏不
足據也趙企明謂伐有罪然元年而鄭盟之三年齊
妻之今年衛亦期會桃丘焉其定久矣今何以伐之
齊鄭謀紀魯為庇諸王而女焉是以來也以是來則

惡在外矣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參盟者據隱八年瓦屋曰宋齊衛皆諸侯也據僖十九年曹南不日有曹邾大夫也惡曹盟于戰郎之後郎之諸侯非耶而何以不日齊鄭之黨久矣尚疑桃丘于衛故盟同絕魯則亦甚矣左氏惡曹地鈌案詩衛每言曹地在鄘居邶之南故曰渡河露處于漕

邑衛女適他國所經盋孔道也戴公廬曹陸德明曰詩作漕音同然則惡曹豈即漕耶盋即戰之後鄭歸自衛而南齊歸自衛而北漕所必繇故於是盟耶其人者將三國自甚其事故諱之若大夫盟者耶陳氏謂一役再見者但人而畧之非也且傳有宋而經闕安知惡曹非漕地耶或曰漕地盋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由曹境以入既歸則遂講盟其地耳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甚哉漢儒之不知道也公羊子吾何譏焉其曰祭仲之行權者可謂謬乎謬者矣忽本嫡子仲當托孤之任君薨遲疑至于既葬而猶不立突方在宋啟宋之心挾爲奇貨不能早定嗣君計安社稷身辱國危仲之邪心也安在其權乎夫祭仲者祭氏而仲名也公羊子曰祭仲賢而不名乃有逐君之臣而賢者乎以

逐君之臣而賢也則二百四十年之間其不大悖者亦有矣反不得如仲之稱字何聖人之眤仲也以是知仲之名也然胡子以爲因字而見貶何也曰命卿之稱字胡子以爲尊王之義見仲任之重而深其責也云爾即不知天子之三公比隆于列國之君者而有時乎名如仲者乃反字乎以是知仲之名也或曰仲之當名固也仲之爲名亦有所據乎曰說左氏穀梁者葢以蕭叔非字例之左氏謂祭仲字左氏誣也

唐應德曰公問羽數于衆仲葬原仲春秋大夫以仲名者多矣此以祭仲爲名是也孔父亦名也哀子亦名也

突歸于鄭

突不繫鄭蒙上文也與赤歸于曹同不言公子簒也

劉原父曰祭仲之義宜效死勿聽又不能若是則強許馬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亦可也

鄭忽出奔衛

君在喪恒稱子既葬矣未踰年稱子據僖二十五年衛子踰年矣未葬稱子據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不稱王鄭忽未踰年者也其名之權臣專制遲疑未嘗立為君也故從未君之恒辭而稱名不稱世子者亦未嘗立為世子也其復歸稱世子斯趙子常謂特筆以正名者非不修春秋之舊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以大夫會諸侯盟于是始柔不稱氏未賜族為卿者

也凡内公子出與會盟法當以臣禮書名趙氏謂諸侯之弟攝君則稱字非也禮卿不會諸侯盟折孫明復發微曰魯地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杜氏曰隱公時齊鄭皆入郕而有隙二國會郕豈欲察其情實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折以下三盟皆宋莊結魯仇鄭之計其屢盟而厚疑

胡氏義備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杞公穀作紀曲池今曲阜縣北境古汶陽汪仲裕曰隱二年杞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南燕姞姓伯爵黃帝之後國今衛輝府胙城縣穀丘

宋地在今歸德府南宋魯陳蔡常爲盟矣今又盟燕

齊鄭于是道斷

八月壬辰陳矦躍卒

弟林嗣是爲莊公不書葬魯不會也後放此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虗龜皆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辭平故更與鄭盟將謀伐宋馬武父鄭地桓先往盇桓先有忿心也許翰氏曰王迹既息伯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伯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子翬嗣是為惠公再書丙戌者作經之後傳授羨文非孔子存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內稱及微者也趙子常曰不言公蒙上文非也武夬以丙戌盟逮今踰旬則兩家歸而别遣人會伐耳春秋一事而再見者不盡没其名以見實間有事不得蒙上文也春秋無義戰謂往戰者罪在内胡子以戰立義耳非其極也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

巳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

績

巳巳之戰三傳異說左氏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

然是戰也宋與鄭兵之主也宋與魯戰胡子以爲出

公羊攷公穀之傳宋魯紀齊無其說也得非胡子無

據之言耶鄭主兵而先紀唐孔氏曰公在會以爵爲

次第也齊先宋不主爵趙子常謂齊以強大易周班

益亦臆言之孔氏以為宋使齊為主猶隱四年州吁

伐鄭而使宋主其所證驗不至如胡子之無據也穀

梁子以為于杞戰鄭玄以為紀之誤春秋戰無不地

者即于杞于紀何為不地也儒者或言齊合三國攻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與經文書法不應皆穀梁之勦

也春秋考鄭異曰戰在魯之龍門故春秋說曰龍門

之戰兵死傷者滿溝正與書法內辭合則是戰于魯

也戰于魯而不地何也公羊子以爲近而興于郎是也與鄭戰爾而胡爲于魯去年冬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矣則宋之來也非報丁未之役乎然則于魯者近之矣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曹在衛南而東北爲齊界亦所以伺齊衛之往來耳

無氷

穀梁子曰無氷時燠也

夏五

夏五者闕文也桓公之簡多缺經莊公之簡多闕傳自十九年後空一年之經而失傳或累數年之經而傳皆無之皆其墜佚也趙企明曰修經之後傳授闕

之或以聖人因舊史闕之非也夫趙氏之言是矣穀梁以爲傳疑胡康侯因曰春秋因舊史有可損不能益可損不能益是也然聖人經世之典苟存闕文何爲哉孔子稱及史闕文言其時之遵所聞而不敢自用易置也若遂去一月字遂增一月字其于春秋之義微矣何爲存之徒以益後世之疑乎以是知聖人不爲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則知諸大夫有所不心爭哭也穀梁謂來我舉其貴非也來盟者奉君命來受盟也趙企明所謂屈巳而求盟于我是也穀梁謂前定而胡子取之非也齊年陳黄皆名也謂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寵愛亦非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

乙亥之嘗左氏曰不害者火不害粟也而穀梁以未

易災餘爲不敬胡康侯因之爲傳然趙匡之言曰易災可一日而辨况其間經兩日乎此以其時考之而定其非災之餘矣至鄭漁仲則又曰廟祀必十日成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矣此以禮定其非災之餘也趙企明曰祭祀必爲酪醴粢盛非穀所成也三日之前穀已出廩則又以事定其非災餘也然則直書其不時耳以爲不易災之餘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伯者之漸成矣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本非所得制而令制之以行已意胡子以爲交譏之是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天子五路以祀其金輅以封同姓曷爲求之魯乎禮

曰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魯僭天子之禮車輅之制魯或存之周衰典禮不修車輅不能自制故下求于魯趙子常曰求車有闕乏也俄而天王崩七年而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義見隱三年求賻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李明德以莊僖因嗣王追稱實未嘗立按經

世表莊以是年甲申即位乙亥崩僖以乙亥即位甲

辰崩季氏失考矣

夏四月巳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奔書名失君道也唐孔氏謂自奔即自身罪名與不

名隨赴而書趙子常言鄭伯突別于忽非也春秋于

忽始終未嘗以伯書何用名突以辨之耶突以外內

之援取非其有嫌于宜鄭也故不繫之鄭立巳五年

諸侯會之而莫討則成乎君矣故以伯書伯也而至于奔習讀者可以問義矣忽雖冢嫡而出稱名則鄭莊不以爲世子不但未誓之于王朝也歸而始稱世子者祭仲姑假之絶人望以動突因求免逐君于諸侯之策未遽以爲君也其于制突蓋亦巧矣復者已絶之辭比事而觀則忽之宜立而昏懦與突之不君仲之不臣并見矣

許叔入於許

許叔之入穀梁子曰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胡子本之爲傳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求復其國則正矣叔因亂竊入者耳然乎曰此吕仲木所謂喜許叔憫亡國者是也且古者諸侯世子皆誓于天子正也入春秋皆不誓矣繼世則朝于王所而授命正也入春秋則皆不命矣彼以責諸無事而立可矣許太岳之後見滅非其罪也處許東偏十五年天下莫之省救也天王方伯安足恃哉告諸天王則繻葛之戰且中肩

矣王縱有命鄭豈授之哉若其伯主五侯九伯而實助虐于入許之役又讓許于鄭者也欲以責齊是何異黎之臣子望衛以歸國而徒賦泥中乎故許叔之入可與權矣其曰入難辭也難辭也者非其義之難其事之難也叔字也與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異矣或曰叔排難而入以立新國故字之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曰謀定許或謂謀紀非也于是定許以撓忽

耳然彭生之禍自是生矣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郳見隱元年牟子爵祝融之後泰山郡有故牟國季氏謂今登州福山非也葛嬴姓伯爵書稱葛伯者是國今歸德府寧陵寔古梁國杜元凱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旅朝非諸侯所得為也不奔王喪而相率以朝弒君之賊罪已不事于降而人之也諸侯旅朝至桓文甚簡矣亦庶能以

禮制天下也哉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今鈞州寔古陽翟此入邑非復國也然自是有鄭矣故蘇氏子由以爲一國二君其間忽之弑子亹子儀之廢立皆沒而不書趙企明遂以爲明突之强憪忽亹子儀之微弱不能保其存亡是或一道也然常反復遺經忽之卒葬不見其文亹儀之立經亦不書縱有傳所言亦疑如忽稱世子之意葢仲挾之以虛

名制哭若二君然未嘗爲君故蘇趙皆誤也鄭而果有二君也則高渠彌之弑忽齊之弑亹傳瑕之殺儀經寧有不書者而哭之卒葬乃獨詳于經耶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穀梁子曰先地後伐疑也非其疑也趙企明謂議所伐袲今徐州蕭縣之西宋東界之地地而後伐即遠地聚謀聽命于宋未即加兵其辭緩矣趙子常謂伐鄭爲會言故則似之而非也當是時有能修方伯之

職者正忽之嫡子請于王而君忽可也以忽不足君

乎請于王而納厲然非大居正之義也仲誅而國是

定矣宋與魯鄭未釋巳巳之憾而忽之復魯鄭不以

爲利故又釋怨爲會以謀之耳反覆皆私可乎哉孫

明復謂袲鄭地者非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曰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納突再勿克也自是宋魯諸國遂棄鄭無爲謀者矣突之智奚謂能結援哉王制諸侯爵次有序先蔡而後衛令蔡序衛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令陳序蔡上是主會者得以意爲輕重矣自是蔡終春秋遂序衛陳之下則國弱不能自強亦并可見嗟乎豈春秋之細故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趙子常曰會盟不至會伐何以致民爲重也致伐不月茍致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一時無他事不敢廢時首也

冬城向

隱二年莒入之矣其介于莒魯之間故或因其服而城之其後莒卒滅向而莒魯之爭始于此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惠公也立三年逼于公子職公子洩出奔往與

東海季明德論左氏序急壽事明德指其事失實者
衛宣烝夷姜生急子必不在先君時及奪妻宣姜生
壽及朔則又當在十七八年後自隱公壬戌至桓公
庚辰纔十九年朔雖已生僅可二三歲耳然宣卒朔
嗣已在桓十二年計其時宜甫週歲尚在襁褓何
以不四年間遂見逐奔齊邪當宣姜惡急于宣朔少必
不與聞而謂同搆哉況宣公殺急及壽宜如晉申生
宋痤目君以殺若微者殺之姓名不登則亦宜如衛

孟縶稱盜矣經一無所書則急壽之死何爲者而二子乘舟亦何所指也向見陸詹事子淵謂穆伯潛莫能定其疑葢與明德實同竊意宣姜從夫之謚必如鄭武姜衛莊姜嫡妻之類而所奪爭急者當别一齊女故記亦不稱宣姜也朔年已可君則未必奪急妻以生者史記稱宣公以急爲太子則或嫡出未必夷姜所生也至于乘舟之事當是不得于宣而出亡以死朔于次應立若謂黔牟與弟昭伯頑皆急母弟爲

朔庶兄則衛人何以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耶且謂昭伯烝宣姜生戴文及宋桓許穆夫人是昭伯既生二子二女則于宣姜豈私烝哉而朔又方爲君昭伯庶兄豈有妻其母宣姜之理且謂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則益遠于人情矣姦生子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爲君而其女弟宋桓許穆又豈肯娶以爲夫人乎左氏必不足信也宣淫亂備載于詩惡本難掩然急壽之死則其自爲無與于朔公羊不

察乃以王命絕之則是出于附會非春秋書奔之本意矣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傳曰平齊紀張元德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不足釋憾也黄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魯地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內稱及微者也齊稱師用大衆也戰不言勝負敵

也奚魯地近齊界上者左氏曰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弟季嗣是爲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胡子曰季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是以得國而不

居春秋所爲賢之也爲是說也本之何休之說公羊

耳以季獻舞爲二人它無所據也而東海季明德亟信之胡安定曰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當立歸者善辭其說所自出杜預也鄭漁仲考之史曰蔡桓侯立十年卒桓無嗣國人名其弟于陳立之是爲哀侯獻舞其弟云者則所謂季者也今考左氏云蔡人召蔡季于陳則必蔡桓無嗣漁仲之言非茍爲也眛者不察而曰季桓侯之弟而獻舞桓子從而譜之是固祇取異者耳若桓既有子蔡人何用名季獻舞既當立

且既立矣又何用詡然誇之曰力足以得國而不居乎縱其欲居將安置新君乎故季獻舞一人也其字者趙子常所謂公子反國非有罪不名以别之也初字終名不復國如諸侯之卒然名之也趙企明所謂聖文褒貶之法非也

癸巳葬蔡桓侯

五等諸侯卒舉其爵于其葬皆書公禮也桓獨繫以侯杜元凱謂謬是也胡子曰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

皆書公志其失禮此言非也齊有丙公丁公乙公癸公魯有考公煬公幽公等皆成康盛時齊魯爵皆元侯不以稱公爲僭也獨晉人曰我先君文侯反在平王之世意者晉有二文故爲别之歟若以蔡季賢能爲兄請謚于王而以侯配之此經傳無文況齊魯先侯配謚以公彼豈不請而臣子私尊之者且諸侯五月乃葬由六月丁丑逮八月癸巳十七日而渴葬則不能請謚之一驗耳杜元凱謂謬誤者豈不然哉

及宋人衛人伐邾

不言其人微者也左氏曰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日有食之

授時推是歲十一月交分加時在晝二十六日八千五百六十與大衍同書十月失閏得十一月巳巳三十五刻七七八三入食限杜預謂庚午日先天大衍歴新法推授時皆不定者疎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今濟南府治即水經歷城也桓公至此葢深入矣

會不言夫人如齊夫人之志濼非夫人之志也與黨

與之意脅于夫人而往也遂者急後事辭會公之志

如齊非其志也以見公之制于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明志録卷二